

管子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眾。則女事不奉。俎豆之理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淮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績績。徵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僻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全書

管子二十二

帝矣山房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金百也。升加二彊。金二百也。鍾二十。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鬻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鉗。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鹽於吾國。金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治於上也租藉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龍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鎰童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鉤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

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金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權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絶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絶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菑未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繪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上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土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膳諸侯籍於食中歲之役糴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餉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餉君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餉歲凶穀資糴石二十錢則

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敵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衡國以百乘衡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衡處壤削半萬乘衡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衡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衡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賦殲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寶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據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去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敵十敵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眾小家寡山則門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一歲之不重徵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於平鄉穀之權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閑田山

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溼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卒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櫛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英國奉。濟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太父季嘗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櫛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櫛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末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之令之所止。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龍纏箕。勝簾屑糧。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簾屑糧。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筭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

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二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歛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歛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上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渴七年旱。禹五年水。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

擅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凶旱水災。民無入於溝壑乞諸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樂山之陽。緒迺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莫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莫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賣一。粟賣十。粟賣三十。粟賣百。其在深筭者。百畝從一千畝之。莫射則百乘。從二乘。迄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莫。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策。莫能者矣。桓公曰。今行權策。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莫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

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闇其烈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蓄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瓠葷菜百果使菴叢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通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擣而害。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敵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預先備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無失利。遠近行不失為末。家計無人無失。商賈無失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據。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様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己官。時皆己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緣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緣。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緣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虐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筭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今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者。以百金之龜為無貲。而藏諸泰臺。一日而鬻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實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寶。丁氏歸草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丈。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筭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

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鈔。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貢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謹。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祿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急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奔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筭也。此謂以寡

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美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春國穀倍重數也。春夏賦穀以市糧。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春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英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筭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

卷之三

之道也。謂之數。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筭，守一縣以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弊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箇。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若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藉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筭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寶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奉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

夫高其鑿。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終絍。而羣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來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祐。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壞。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德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莫出於穀。軌國之莫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莫哉。桓公曰。何謂通國莫。管子對曰。馮市

門一吏書贊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歿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貢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筭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汎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汎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汎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汎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时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管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英。以東西南北相徧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管子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莫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壙。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地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